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峨眉双剑·蓉城二老

郑证因◎著

民國走陝川說典藏文庫
川說典藏文庫民國走陝
文庫民國走陝川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峨眉双剑·蓉城三老

郑证因◎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峨眉双剑·蓉城三老 / 郑证因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郑证因卷)

ISBN 978 - 7 - 5034 - 8581 - 7

I. ①峨…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790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3.25 字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郑证因论^①

张贛生

在民国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中，郑证因代表着技击武侠小说一派。

郑证因（1900—1960），原名郑汝霈，世居天津西沽（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传说他的祖辈以经营木材为业，颇称殷富。全族分东、西、南、北四大院，郑证因属西院一支第十六代。清代后期，战乱频繁，郑氏家庭日渐衰败，到郑证因幼年，已靠借贷度日。以上传说“经营木材”云云，不尽可信，天津木材业兴起于清末，郑氏家族之兴旺当另有缘故。

郑证因一生大多在贫困中挣扎，幼年也曾读过四书五经，旁及诗词曲赋；二十岁左右曾教过塾馆；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前开始为报刊投稿，得与担任编辑之宫竹心（白羽）相识。白羽在《话柄》中说：“《十二金钱镖》初写时，我不懂武术，邀友人证因帮忙。”他在《十二金钱镖》初版《后记》中又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时共商榷，承其指正，于此谢之。”这是1938年的事，既称“旧雨”，自非新交，从白羽自传所述办报经历推测，郑证因与白羽的相识大约在1932至1934年间，可惜我未能查到郑氏那时发表的作品。

郑证因与白羽的合作，对郑氏一生的事业有重要意义。1937年冬，白羽由霸县返回天津，为了生活，他一面着手写《十二金钱镖》，一面

^① 节选自张贛生著《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筹办正华学校（小学），当时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郑证因也正生活无着落，两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便走到一起了。白羽邀郑氏代他撰写《十二金钱镖》初稿，他则为郑氏校改《武林侠踪》。此书出版后，郑证因始初露锋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

郑证因代白羽撰《十二金钱镖》，只写到第二章的前半部分，就“另有办法”，与白羽分手，去经营别的“生意”，不久经营失败，1939年复应白羽之邀，协助经办正华出版部。大约在1940年左右，郑证因迁居北京和平门外，过着清贫的笔耕生涯，在此后十年间，他写出了《鹰爪王》《女侠燕凌云》等一百多部作品，一跃成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作家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郑证因在北京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做校对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时受波及，后被调至保定，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图书馆工作，于1960年病逝。郑证因无子女，1945年7月丧偶，后半生独身生活，病故后其侄郑华增由北京赴保定办理丧事，所遗除日常用品外，别无他物。

关于郑证因何时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因为迄今未找到实据，不能确知其起始年代和最初作品。叶洪生在他批校编定的《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中，根据作品的艺术水平推测《女侠黑龙姑》是郑氏初期之作，实则此书于1942年始连载于《新天津画报》，其时正当郑氏的代表作《鹰爪王》在《369画报》连载，名噪一时。或许郑氏因集中精力撰著《鹰爪王》，而对《女侠黑龙姑》不暇推敲，草草交差，也是情理中事。总之在未见实据之时，尚不能断定。从白羽所说“旧雨郑证因，通武术，工文章”和《十二金钱镖》初版首二章的实际情况来看，郑证因当时已较熟练地掌握了武侠小说的写作技巧，不能说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但是，郑氏流传于世的作品，都产生于1938年以后，这些作品中最早问世的是《武林侠踪》，在《十二金钱镖》卷一初版所附预告中说：“《武林侠踪》，郑证因作，白羽校读，已编成三卷。书叙武当剑侠铁伞先生一生游侠故事，夹叙江湖一切黑暗无法之组织，生面别开，出人意表。全书百万言。”实则此书合《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总计，也只约为预告字数的一半左右，可见预告时此书尚在写作中，这似乎也意味着郑氏的事业实际是以1938年为起点，前此大抵

属于摸索、尝试阶段，而他以技击武侠自树一帜，则是在1941年《鹰爪王》问世之时。

《鹰爪王》可称为集郑氏小说特色之大成的代表作。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特色便是对中国武术的专注。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中真正通晓武术者并不多，称得起是武术家的只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但向氏醉心于传闻轶事，未将描写武术作为艺术创作的重点。并且，向氏作为武术家，他重视的乃是武术之实用价值，没有着意去寻找武术在武侠小说艺术中之恰当作用。到郑氏方将粗犷的豪气、多彩的武术和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构成了技击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

中国人把搏斗作为一种技术，加以规范化的训练，已有久远的历史。且不说先秦，《汉书·艺文志》所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距今也有两千年，当时已明确称之为“兵技巧”，并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中国的武术不仅是古代实用的战斗技术，它早已在舞蹈化，在转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公孙大娘的舞剑器，都是著名的例子。由此更演化出武术中半真半假、无实用价值的“花拳绣腿”一派，甚至动作的名称都被诗意化，如“燕子穿云”、“蜻蜓点水”、“白鹤亮翅”、“丹凤朝阳”等，这些名称在读者心目中唤起的是一种诗化的意境，绝非简单的比拟；所以，中国武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形诸文字比目睹形象更能引起丰富的联想。郑证因的成功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艺术魅力。

郑证因也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但他不像白羽那样广泛地涉及人情世态，而是集中展示了帮会的内幕，这恐怕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郑氏世居的西沽一带，紧傍北运河与子牙河，是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在清末时，这一带是斗店（粮商）聚集地之一，也是“脚行”、“混混儿”出没的地区之一。天津的黑社会势力，最初就是由“混混儿”和“脚行”把持。“混混儿”又称“锅伙儿”，最初是渔霸，后又把持搬运业，成为“脚行”把头，也有些摇身一变变为官府差役。这些人横行霸道，逞强一方，故此天津人又称之为“杂霸地”。到了二十世纪初，河道漕运停废，水手们登岸加入脚行的队伍，又把原在船工中传布的“青帮”组织扩大到其他行业，更增强了天津黑社会组织的

气焰。郑氏世居于这样一个地区，对于黑社会有较深的了解，所以在他的笔下能把黑社会的阴惨刻毒以及神秘的礼仪一一描绘出来。

就文字风格来看，郑证因既不同于还珠楼主，也不同于白羽，郑氏没有还珠与白羽的那种文采，他的文字不大考究。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郑氏受评书的影响很深，二是他用天津的土语来写作。

至于郑证因的直书天津方言，外地的读者或许不易察觉，只是读起来感到拗口，感到文字不顺畅，举个例子，在郑氏的某些作品中常能发现“这个难子”一语，使现今的校点者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是对是错和错在哪里。其实这个错却是由天津方音造成的，郑氏迁居北京后，有些作品是由他口述、别人笔录，天津方音把案件之“案”读作“难”的去声，听来是灾难的“难”，于是“这个案子”便写成了“这个难子”，今天的校点者再把“难”读为艰难之“难”，就益发弄明白了。我曾和几位编辑说起此中缘故，都不禁哑然失笑。而这个错误从记录稿到刊于报纸杂志，再进而印成单行本，竟一错再错，始终未加改正。可见郑氏不但未审阅记录稿，且刊出后也未再看，他对写作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有何种原因，郑氏对文章的不考究是事实。只是由于他善于描写武术，很能驾驭情节的起伏变化，又有一种粗犷的气势，足以吸引读者，才使他卓然成家，独树一帜，与还珠楼主、白羽同享盛名。

郑证因一生写了一百多部武侠小说，《鹰爪王》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天南逸叟》—《黑凤凰》—《淮上风云》—《离魂子母圈》—《女屠户》—《回头崖》—《续鹰爪王》（为《鹰爪王》后传）、《闽江风云》《巴山剑客》—《金刀访双煞》《铁拂尘》—《铁笔峰》—《大侠铁琵琶》—《边荒异叟》—《青狼谷》《七剑下辽东》（原名《一字乾坤剑》）、《丐侠》《女侠黑龙姑》（即《矿山喋血》）、《牧野英雄》—《龙江奇女》—《白山双侠》—《凤城怪客》《贞娘屠虎记》《昆仑剑》诸书，其中某些人物、情节，或多或少与《鹰爪王》有点关系。此外，《武林侠踪》—《铁伞先生》—《云中雁》三部曲也很有名。《女侠燕凌云》《边城侠侣》《五凤朝阳刀》等也写得颇有特色，或写江浙船帮，或写关东牧场，都颇有气势。除以上所说之外，尚有《黄衫客》（即《终南四侠》）—《峨嵋双剑》《风尘三杰》（即《荒山侠

踪》)、《大漠惊鸿》《绿野恩仇》《子母金梭》《龙虎斗三湘》—《南荒剑侠》《五英双艳》—《龙虎风云》《铁狮王》—《铁狮镖》—《铁狮旗》—《野人山》《剑门侠女》《乌龙山》—《火焚少林寺》《双凤歼仇》《嵩岭双侠》《金梭吕云娘》—《雪山四侠》—《铁铃叟》《边塞双侠》—《天山四义》《龙凤双侠》—《一字剑》—《万山王》—《幽魂谷》《钱塘双剑》《弧形剑》《蓉城三老》《铁燕金蓑》《铁马庄》《燕尾镖》《苗山血泪》《风雪中人》《岷江侠女》《尼山劫》《柳青青》《太白奇女》—《秦岭风云》—《小天台》—《铁指翁》—《黑妖狐》《塞外惊鸿》《孤雏歼虎》《戈壁双姝》《霜天雁影》《鹤顶春回》《火中莲》。他的《琅琊岛》写海边渔民反霸故事，在他的作品中属于较平庸的一种。

以上所列作品，如《天南逸叟》《淮上风云》《闽江风云》《巴山剑客》等，故事或人物多半与《鹰爪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如姚民哀当年所提出的，几十部作品形似连环套，大环上套着许多小环，小环间又相互勾连，这部作品总留一点未了之事给那部作品，那部作品的故事来龙去脉又会牵涉许多别的作品，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读者看过一种便想再看看别种。同时，读者看过一两种后，对情节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再看别种便很容易被吸引，对故事和人物的背景较熟悉，便能从一开头就顺利地读进去。乍看去各自独立成篇，实则是藕断丝连。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的一些作品也有此种情况，但由于郑证因作品的种数最多，所以在这方面更显得错综复杂，上列书名间用连接号标示的作品，即是此类，真是把姚民哀设计的“连环格”小说艺术结构的魅力发挥得十分精彩。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郑证因的作品种数虽远远超出别的作家，但总字数却少于还珠楼主。郑氏有不少作品都是六七万字的中篇，除《鹰爪王》之外，鲜见鸿篇巨构，合三四十种，其字数也仅相当于一部《蜀山剑侠传》，可是郑证因的这种做法也自有其长处。还珠楼主的长篇巨作，气势奔放，一泻千里，但若无较充裕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便不畅快。郑证因的中篇不过薄薄一册，每一册都有相对的完整性，够得上“一卖”，略有空闲便能翻阅一遍，也自有方便读者处。这或许并非郑氏原意，而是出自书贾生意眼的要求，篇幅少，定价低，有利于多销。

姚民哀也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郑证因还写过侦探小说，但郑氏的那种说书人的传统表现方式不适于表现严密的推理，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也写过社会小说，同样由于他的文风的局限性而未能引起读者的重视。

目 录

郑证因论	张赣生	1
------------	-----	---

峨眉双剑

第 一 回	蓉城侦国贼 卖艺隐侠踪	3
第 二 回	乔装入王府 献技警群雄	19
第 三 回	英雄困穷途 投师求绝艺	35
第 四 回	栖身入王府 剑客握兵权	51
第 五 回	开坛传教义 壮士结洪缘	67
第 六 回	谋鸩平西王 酒库试身手	83
第 七 回	泄密谋倒反成都府	99
第 八 回	谷云峰率众退峨眉	112
第 九 回	天山叟入川访群侠	131
第 十 回	劫小侠保柱显身手	140
第十一回	于箫儿万里谒恩师	153
第十二回	保桂王少侠闯连营	167
第十三回	白眉叟大营现侠踪	189
第十四回	于箫儿雪山送密诏	201
第十五回	金马山群侠挥义剑	212

第十六回 莽应时叛变劫桂王 223

第十七回 篾子坡桂王遭惨杀 235

第十八回 陷大营脱险走台湾 247

蓉城三老

第一回 无心结怨双鸟闹蓉城 263

第二回 一叶扁舟抢关较绝技 279

第三回 盗党乔装酒棚弄诡计 294

第四回 野谷投宿午夜战群凶 309

第五回 拜山较技被困一线天 324

第六回 脱险破伏三老擒双鸟 339

峨眉双剑

峨眉双剑

第一回

蓉城侦国贼 卖艺隐侠踪

吴三桂以一宠姬陈圆圆请清兵逐走闯贼，可是从此满族入主中原，就算是代明而有天下。虽然明思宗之世，宵小弄权，将士不能用命，以至闯贼之乱，危及宗庙。可是即或那时京师沦陷，各省勤王之师尚可勉力一战。吴三桂只为了一己的私愤，把大明朝大好江山断送，这种罪恶不能不加在他身上，所以吴梅村所咏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足为千古定讞。吴三桂收到清廷的封赏，他追赶那闯王，一半是他冀辽总镇所统帅的兵力，一半有清兵相助，闯贼不敌，狼狈地败退下去。那时，清世祖也不愿意把吴三桂留在京畿，也深防他的反复。吴三桂追赶闯王，一直地到了四川，闯贼灭亡，他遂坐镇川中，已经晋爵为平西王。他降清之后，若果然良心不泯，就是存着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祚，对于大汉子孙尽力保全，也还能够减去他卖国之罪。可是他心怀异志，竟为自己子孙作妄想。潜蓄不轨之心，阴怀异志，并且贪财好色，他大兵所驻之处，庐舍为虚，死亡载道，哪还管黎民百姓涂炭之苦？这一来却激起一般草野奇人、风尘侠隐要对付他了。并不是为的他要背叛清廷，替大清国来收拾他，这般草野异人，全是志在为民，往大处做，他们也愿意恢复大明江山，重整社稷。只是天意难回，绝没有那种大力量，能够为大明朝挽回劫难。所以这般人只可是退一步抱定了己饥己溺，胞与为怀。吴三桂倘若是背叛清廷，那时候八旗劲旅铁蹄已踏遍中原，吴三桂虽拥有重兵，却还是兴兵作乱，也不过是多叫东南数省的黎民百姓多遭流离涂炭之苦。这般草野异人、风尘侠隐相率入川，要伺机除此国贼，为黎民雪愤。

这般人中为率领的就是天山四义周熙、张毅、叶秋江、朱天民和一个生死之交的侯远堂以及他的儿子侯玉昆。这侯远堂对于吴三桂不止于家国之仇，更有切身之恨，早图报复。

侯远堂出身草野，幼年间投入入伍中，就隶属在吴三桂的部下。吴三桂做到冀辽总镇，侯远堂也做了统领，只为军粮的争执，犯了吴三桂的大忌，竟自捏了一个罪名，派兵查办侯远堂的全家。侯玉昆曾拜天山四义朱天民为师，已经学得一身本领，侯远堂也是一身武功。父子二人不甘心就被他这么害了，拒捕逃脱，不过只逃开了他父子二人，全家遇祸。赶到大明朝亡了天下，吴三桂也离开北方，率兵入川。侯远堂父子也往南逃下去，却在湖南地面遇见了天山四义四爷朱天民，说起吴三桂的行为，全是痛心已极，遂商量的相率入川，要乘机下手，除此国贼，也免得将来他一旦起事，黎民们跟着再受涂炭之苦。

侯远堂父子遂和朱天民结伴往川中而来。此时平西王吴三桂在成都已然根基日固，并且时时在提防着有人图谋他，所以城中防守盘查得极严，朱天民等因此不敢进城，在东城大觉寺中找了两间空房住下。这大觉寺原先也是一座大丛林，主持僧不善经营，以至殿宇坍塌，僧众云散。四层大殿外，有群房数十间，只有一个当家的老和尚，十几位徒众经管着。他这庙里只要有人肯布施些钱，想住他几间房子，老当家的十分欢迎。老义士朱天民等在这大觉寺一住，倒是很合适。向庙里打听明白，城里最繁华的街市就属东门内的永义街，那里有很多走江湖卖杂技的。老义士朱天民带着家人进城游逛了两趟，把城内的道踩好了。这成都城内比较起偏僻的府县就强多了，六街三市颇为热闹。虽是兵燹之余，到底是省会地，容易恢复原有的状况。平西王吴三桂自驻成都，在这里修养兵马，颇有久踞川中之意，不恤民命，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建筑行宫，闹得民怨沸腾，但是却也奈何他不得。老义士朱天民相看好永义街这里是一个极好的所在，医卜星相，九流三教，走江湖做买卖的全集在此处。老义士朱天民回到庙中，跟铁臂苍猿侯远堂一商量，不能尽自在庙中隐居着，大家必须到永义街卖几天艺，好掩盖耳目，不然日子一长，怕庙里和尚先起了疑，虽在城外，长了也害怕被官家注意。侯远堂等深以老义士的话为然。可巧这庙老和尚晚间凑了过来，跟老义士攀谈，庙里的老和尚是有些疑心，借着说闲话来察看察

看。及至一谈起话来，老义士朱天民的谈吐不俗，把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谈到了老义士本身，朱天民道：“我们一共来了这么些天了，我们只为撘上买卖的家伙设置办齐，所以耽搁下来，明天一定要把所用的器械买好了，爷几个也该出去找个三吊五吊的了。”老义士朱天民刚说到这里，老和尚道：“这位朱老师，你千万不要费那些事了，你还不知本地的规矩么？这里在先不准女觔斗，就是有跑马解的也不准立大竿子，玩耍板子。据说当年有一跑马解的是一伙大案贼，到处作案，来到成都，把成都的富户们偷了个苦。后来马快们捉住他们一名伙计，才问出来，他们全仗着在大竿子上踩道，所以成都城内，从那时留下例，不许立大竿子。现在虽则改朝换帝，可不知怎么样了？”老义士朱天民道：“既这么着，我们倒不便多费手脚了。这倒多亏老方丈指教，不然恐怕饶花了本钱，反倒不能撘地了。”老方丈回后面禅堂，这里侯远堂等全十分痛快，因为这一来又省事，又不露痕迹。老义士朱天民又把卖艺一切行规，向侯远堂等说了一番，这种事哪能一时就会？不过临时别说外行话就是了。

到了第二日天气很是晴和，老义士早早用过饭，赶到巳牌时分，各自收拾停当。侯玉昆扛着刀枪把子，侯远堂更会凑趣，把侠女朱剑英和小侠侯玉昆的牲口满给挂上整串的金铃，过梁上也用彩绸扎了彩子，老义士朱天民看着不禁点头微笑，一同起身，够奔城内。牵着马走出庙门不远，忽然听得背后一阵马蹄翻腾，朱天民一回头，见一骑白马如飞地过来，马走得疾，还没辨清马上人的面貌，这骑马已越过去。忽见他猛勒缰绳扭头招呼：“远堂，你竟在这里了？”侯远堂不由一惊，仔细看时，赶紧向马上人摇了摇头，不叫他再发话，侯远堂已然认出来人正是曾经做过督师的柳昆扬。来人已经翻身下马，牵着牲口凑过来，侯远堂不等他开口，遂大声说道：“柳师弟，你来了正好，我们师徒在这儿铺个把式场子，正嫌人少，师弟肯帮我们一回场子么？”这柳昆扬含笑点点头道：“师兄，那怎么不可以？我们干的是这个行当，我来到成都，也是想把武术撘在地上，有师兄们在这里岂不是更好了么！”这柳昆扬顺着侯远堂的话锋答着。走到了玉华街转角，这里正好十分清静，没有什么人来听，侯远堂遂给朱天民父女引见了，草草告诉入成都的来意，并问柳昆扬怎会也来这里。柳昆扬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道：“我有三寸气

在，我绝不会不报宁远城之仇。”侯远堂忙道：“师弟要小心，此贼身边很有些江湖高手，我们街头卖艺，也正为是掩饰行藏，少时回到庙中，再细谈吧。”柳昆扬点点头。

来到玉华街，天时尚早，老义士朱天民懂得走江湖的道路，等了一会儿，所有走江湖的、赶生意的，陆续到来。老义士朱天民见紧挨着自己所占的地上，是一伙卖飞张的（切语是卖膏药带练武的），老义士过去一道辛苦，先递过“坎子”去，跟着向他一打听，“这里站码头的是哪一位？”卖飞张的见是同道，遂告诉老义士，“此处站码头的是金五歪牌，全称呼他大刀金五爷，就在街西住，到十字路上一问便知。”老义士谢了这卖飞张的关照，回过身来，说与了侯远堂。侯远堂预备了一份红帖，上面写的假名侯大勇，遂拿着这张名帖，找到大刀金五爷的门口，把名帖递进去。

工夫不大，传出话来，说是：“五爷挡驾，改日回拜。”侯远堂知道这就算没有事了，急忙转回来，说与了师叔朱天民。这时天已过午，游人很多，侯远堂把刀枪把子戳好，游人重聚。来看这伙卖艺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五十多岁的，两个年轻的是一男一女，全是十六七岁的情形，一色的五匹白马，满有铜过梁，内中两匹挂着彩球，一定是练马解的牲口。

看热闹全想看这老少练什么功夫，老义士朱天民见人已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自己把肥大的袖子一挽，腰中的抄包紧了紧，把白色高腰袜子的线带重勒了勒，抬胳膊踢腿地试了试，没有蹦着的没有吊着的，这才来在场地当中。先向四下抱拳拱手地作了个罗圈揖，然后说道：“列位子弟爷台、好武的老师、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学徒的姓朱排行在四，全叫我朱老四，带着我这徒弟徒孙，来到贵宝地，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困在店中，万般无奈，把武术撂在土地上，给我老师现眼。这就是人穷当街卖艺，虎饿拦路伤人。学徒可不敢说有功夫，不过会几手粗拳笨脚，庄稼把式，要在众位老师面前献丑。贵宝地是大邦之地，你老只要多怜恤我们爷几个，就沾了光啦。练得好坏，还得请众位子弟老师们多多捧场，腰里方便的，你老扔上一把半把；你老若是腰里不方便，只管站住你老金身大驾，站脚助威，在下也知你老宝塔大的人情。我们把生意撂在地上，算一文不值，全凭子弟老师们多捧场吧！在下可不会说生